

食素問玄機原病式序

夫粹人之巧。不能逃繩墨之式。治者之工。不能出規模之制。故繩墨規模者。天下之通用。古今之不易。本聖人之所制作者也。且醫道幽微。玄之又玄。典人性命。非聖人孰能與於此。原自伏羲得河圖之象。始畫八卦。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因而重之為六十四卦。則天地三才之道。萬物之象備焉。故軒轅得之。謂人壽命本道。統天地陰陽。造化而生。其壽夭修短。莫不有數。能持而守之者。得盡終其數。不能持守。恣情縱慾。憂患所傷。以致夭亡者。不為少矣。故與大師岐伯參酌天地。三陰三陽。六氣行運。一歲十二月之間。分布在人為手足三陰三陽。十二經左右之要。會作八十一篇。垂為世範。名曰內經。素問至今用之。而為醫家繩墨規模者也。故知其要者。一言而終。不知其要者。流散無窮。蓋知要之人鮮矣。與自守真先生者。本河間人也。姓劉。名完素。字守真。夙有聰慧。自幼年耽嗜醫書。平經百論。往往過目無所取者。謂非至道造化之書。因披翫素。問一經。朝勤夕思。手不釋卷。三五年間。廢寢忘食。參詳其理。至於意義深遠。研精覃思。期於必通。一日於靜室中。澄神冥坐。沉然畢慮。探索難解之義。神識否冥。似寤寐間。有二道士者。自門而入。授先生美酒一小盞。若稼穡許咽。而復有如此三二十次。咽不能盡。二道者笑曰。如厭飲反吐。入授先生美酒一小盞。若稼穡許咽。而復有如此三二十次。咽不能盡。二道者笑曰。如厭飲反吐。於盞中。復授道者。倒於小葫中。道者出。恍然一醒。覺而亦酒香。香無所據。急於內外追之。不見。而後因至心靈。大有開悟。此說幾乎誕妄。默而不言。以僕為知言。先生故以誠告。與夫史稱扁鵲過長桑君飲藥。以此視病。盡見五臟癥結。特以脈為名。亦何異焉。因著醫書。內經運氣要旨。論醫方精要。宣明論二部。總一十七萬餘言。精微浩汗。造化詳悉。而又述習醫要用直格。拜藥方已。板行於世外。又作素問玄機原病式。拜注二萬餘言。特採摭至真要大論一篇。病機氣宜之說。撮其樞要。自成一家。精貫古今。無非神授。蓋天之未喪斯文也。復生其人。發明醫道。乃今時五宗教師。以致於此。莫不效驗。直明五運六氣之至要。傷寒雜病之指歸。其言簡。其理明。易為披究。足以

察陰陽二證之隱顯。醫家前後之得失。如式中所說。木極似金。火極似水之類。謂亢則害。承迺制。鬱極迺發變化之理。大為要妙。非智者焉能及此。可謂旨意昭昭。萬舉萬全。神工巧能。事畢矣。真知要之書也。但見今之醫人。竊用先生諸藥。得效者衆多。以今十數年。猶給其名。取言涼藥。謂去熱藥為非。不稱其人。反成毀謗。其道難行也。如此良哉。良哉。是知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信矣。僕自幼年氣弱多病。醫書脉證粗明。所以天德四年。在中都監修大內。正患腰脚疼痛之疾。殆時二年。服食湯藥。皆薑附硫黃。種種燥熱之藥。中脘臍下。爻炷十數。終無一效。愈覺膝寒。胃冷。少力。多睡。飲食日少。精神日衰。詢諸名醫。眾口一辭。僉曰。腎部虛寒。非熱藥不能療。及自體究。亦覺惡寒喜暖。但知此議為是。因諮後醫董系者。彼云。腎經積熱。氣血不通故也。洎與談論。惟舉五行旨。略黔斷語言。用藥治病。止五七方而已。其餘醫書脉訣。一無所有。僕意寡學不通之人。不能信之。及試用通經涼藥。但藏府滑利。伏困愈甚。以至捨而不問。後相識數月。見治諸人。傷寒雜病。止用寒藥。漏泄十二經之積熱。日三四服。通利十餘行。數十日後。覺痛減。飲食有味。精力爽健。非舊日之重。似有所得。再論脚疾。彼陳五行造化勝負。伏造真理。始似喚醒。灑然不疑。方肯聽信。再用半甘寒藥。疏通乎醫。十醫十愈。其應如神。貧者酬勞辭而不受。及有周急之者。以此漸漸信之。日加敬重。似有所得。再論脚疾。彼陳五行造化勝負。伏造真理。始似喚醒。灑然不疑。方肯聽信。再用半甘寒藥。漏泄十二經之積熱。日三四服。通利十餘行。數十日後。覺痛減。飲食有味。精力爽健。非舊日之比。心神喜快。服藥不輟。迨遲覺熱。熱勢滋甚。自後飲食服餌。皆用寒涼。數年之間。疾去。熱除。神清體健。以此知平昔將攝失宜。醫藥差錯之過也。舉世醫工。亦未嘗語此。自爾處病。用藥治身。治家所療。傷寒二三日至五七日間。使之和解痊安者。可四五千人。汗前汗後。諸般惡證。危篤至死。衆醫不救者。活及二百餘人。百發百中。千不失一。率因董醫。始以傳授。次得玄機原病式。大明終始。開發良多。在後親見守真先生。詳加請益。參推要妙。愈究愈精。始知董氏之學。始得先生原病式。簡要之書。施用故也。兼傳澤承脫者。迺先生門下高弟子。真良醫也。並已過世。同為一家。與世醫

可謂冰炭自天德五年以後董氏醫名大著。傳聞遠近病者生危者安。士夫之家極為推重。十數年間所獲數萬且舉。廣稱揚。僕有力焉。僕自是應歷任所。不惜此書教授諸醫復與開說素問要妙至理。使之解悟。改革前非。以救生靈之疾。至於士人有求問學醫者。僕皆一直與傳授。使知要妙治法及方。伊等雖不能通明造化。但能用藥治病。得驗者亦不下百數。大定二十二年。予自京兆運使移邢臺下。車視事之餘。擢醫者數人。與說素問。兼授以知要之法。衆中有孫執中者。尤為好事。一日請求原病式。欲為之開板。廣傳於世。庶幾普救生民。夭橫之厄。兼證醫家從來所傳相習之非。予憫其仁者之用心。欣而授之。非唯得截要治法。歷行于世。兼以揄揚先生特達奇才。獨得要妙造化之理。著成方書。流行於世。豈非規模繩墨者歟。又非活人書之較焉。嗚呼。自秦越人張仲景之後。迨今千有餘年。此道湮淪。苟非斯人真偽混殼似是而非。觸目而已。有孫子彼告予。願為之後序。故不揆狂斐而作是語。聊以旌表先生事業之萬一云。時大定二十二年九月日。安國軍節度使開國侯程道濟序。

金世宗大定

河間處士劉完素守真撰

守真此書最精密。平生造詣之深盡在乎此。所以先掩前人而後來無繼也。人謂大醇之中不免小疵。然終不敢以微瑕而累白璧之至德也。

夫醫教者源自伏羲。流于神農。注于黃帝。行于萬世。合于無窮。本乎大道。法乎自然之理。孔安國序書曰：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蓋五典者，三墳之末也。非無大道，但專明治世之道。三墳者，五典之本也。非無常道，但以大道為體。常道為用。天下之能事畢矣。三墳書亡而不傳久矣。今世間有所謂三墳書者，乃後人附托偽為之文。不者，紛纭不一，易繫辭孔子作也。雖不以明三皇之名，然伏羲、神農、黃帝以次繼言，故說者遂愚之。至於五帝，鑿辭但舉堯舜而不及少昊等，不知安國何所據而言之耶？以易為伏羲之書，數則帝王世記，謂黃帝使岐伯嘗草木定本草，非神農自作也。以內經為黃帝之書，數則程邵二子謂素問出於黃帝，亦止野人之一事耳。不可以為大道而與易同列也。雖然，本草內經亦何必直故其真為神農、黃帝之書，但足可憑用而為天下後世之法則，大幸也。

帝之書，但足可憑用而為天下後世之法則，大幸也。

之習者，雖賢智明哲之士，亦非輕易可得而悟矣。洎乎周代老氏以精大道，專為道教。孔子以精常道，專為儒教。由是儒道二門之教著矣。守真（謂老子精大道，孔子精常道者，蓋以老子無為，孔子有為）亦未嘗純乎無為，其謂老子無為以清虛立教者，老氏之末流耳。歸其祖則三墳之教一焉。儒道二教之書，比之三墳之經，則言象義理昭然可據，而各得其一意也。故諸子百家多為著述所宗之者，庶博知焉。嗚呼！余之醫家自黃帝之後，二千五百有餘年。漢末之魏，有南陽太守張機。仲景恤於生民，多被傷寒之疾，損害橫天。因而輒考古經，以述傷寒卒病方論一十六卷。使後之學者，有可依據，然雖所論未備，諸病仍為道要。若能以意推之，則思過半矣。宋高保衡等序金匱方論曰：「張仲景傷寒卒病論合十六卷，今世但傳傷寒論十卷，雜病思過半矣。」未見其書。王冰在館閣蠹簡中得仲景金匱玉函要略方三卷，愚觀金匱方論所載俱是雜病而卒病止數條耳，不可便以此為高保衡等所言卒病也。若以傷寒為卒病而同為一名，則不當日合十六卷。况傷寒之傳經再經，過經亦未必卒也。意其必別有卒病論六卷，而今不之見歟。當所述者眾，所習者多，故自仲景至今，甫僅千歲。凡著迷醫書過往古者，八九倍矣。夫三墳之書者，

大聖人之教也。理合自然。本乎大道。仲景者。亞聖也。雖仲景之書。未備聖人之教。亦幾及聖人文。亦立與以致今之學者。尚為難焉。仲景之書。甚平陽明白。本無深僻。但王叔和雜以已說。遂使客反勝。舊滑考其書。欲以傷寒。倒居前而六經病攻之。差後諸病又吹之。類傷寒病。又攻之。其餘論說。與傷寒有所間者。又吹之至。若辨病雜脉雜論。與傷寒無預者。皆畧去。如此。則仲景創法本意。亦庶乎所必然者。能知其所必然。則迎刃而解矣。故今人所習。皆近代方論而已。但究其末而不求其本。况仲景之書。復經晉太醫王叔和撰次。遺方。唐開寶中節度使高繼冲編集進上。雖二公操心用智。自出心意。廣其法術。雜於舊說。亦有可取其間。或失仲景本意。未符古聖之經。愈令後人學之難也。况仲景之世。四升。乃唐宋之一升。四兩為之一兩。向者人能勝毒。及多咬咀湯劑。有異。今時之法。故今人未知其然。而妄謂時世之異。以為無用。而多不習焉。唯近世朱奉議。多得其意。遂以本仲景之論。而兼諸書之說。編集作活人書二十卷。活人書固多有失仲景之意者。至其得仲景之意處。却反出近代諸子之右。取其所長。舍其所短。則公義者矣。其門多其方衆。其言直。其類辯。使後學者易為尋檢施行。故今之用者多矣。然而其間亦有未合聖人之意者。往往但相肖而已。由未知陰陽變化之道。所謂木極似金。金極似火。火極似水。水極似土。土極似木者也。故經曰。亢則害。承則制。謂己亢過極。則反似勝己之化也。俗未之知。認似作是以陽為陰。失其意也。守真達造化之妙。正在此。自素問以來。鮮乎其人。其能超出羣差乎。醫之妙用。尚在三墳。流高明于古。得聖心於遺經者。果有與素真並驅爭先者乎。嗟乎。醫之妙用。尚在三墳。觀夫後所著述者。必欲利於後人。非但務銜而已。皆仁人之心也。非不肖者所敢當。其間互有得失者。由乎言本求其象。象本求其意。意必合其道。故非聖人而道未全者。或盡其善也。鮮矣。豈欲自涉非道而亂聖經以惑人志哉。自古如視聖伏羲畫卦。非聖人孰能明其意。二萬餘言足。周文王方始立象。演卦。而周公述爻。後五百餘年。孔子以作十翼。而易書方完。然後易為推究。所習者衆。而注說者多。其間或所見不同。而互有得失者。未及於聖。竊窺道教故也。易教體乎五行八卦。儒教存乎三網五常。醫家要乎五運六氣。五運是木大土金水六氣。是風熱火濕燥寒。此必有之理。但不可謂運歲加臨全無相干。是知守真亦以統歲加臨之變。與病有難憑據者矣。但爻分明說破。所以致後人六氣不可廢。及論主病。則止舉五藏六府之屬五行。論為病則亦但舉五藏六府之應。每言五歲加臨。全無相干。是知守真亦以統歲加臨之變。與病有難憑據者矣。但爻分明說破。所以致後人。

混亂無別道安生

枝節愈推愈謬也

其門三其道一故相須以用而無相失蓋本教一而已矣若忘其根本而求其華實之茂者未之有也故經曰夫五運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可不通乎仙經曰大道不可以籌算道不在數故也可以籌算者天地之數也若得天地之數則大道在其中矣經曰天地之至數始於一而終於九數之可十推之可百數之可十推之可萬萬之不可勝數然其要一也又云知其要者一言而終不知其要流散無窮又云至數之機迫追蹟而微其來可見其往可追敬之者昌慢之者亡無道行私必得天殃又云治不法天之紀地之理則災害至矣又云不知年之所加氣之興衰虛實之所起不可以為工矣由是觀之則不知運氣而求醫無失者鮮矣今詳內經素問雖已校正改誤旨澤往往尚有失古聖之意者愚俗聞之未必不曰爾何人也敢言古昔聖賢之非解以心息那說距破行故淫辭此孟子之嗟夫聖人之所為自然合於規短無不中其理者也雖有賢哲而不得自然之理亦豈能盡善而無失乎况經秦火之殘文世本稀少故自仲景之後有缺第七一卷第七一卷七逸又矣王水自謂師氏所藏妄他今中間而後人為全書耳巨眼者觀之則見矣雖然其甲乙經太素及全氏本皆不盛行天下至今無惟王水註本獨或行者蓋由精微要語多出於遺氣諸篇故也

復得其本然雖存者布行于世後之傳寫鏤板重重差誤不可勝舉以其玄奧而俗莫能明故雖舛訛而孰知之故近代勒勒孫奇高保衡林意等校正孫兆改誤其序有言曰正謬誤者六十餘字增註義者二千餘條若專執舊本以謂往古聖賢之書而不可改易者信則信矣終未免泥於一隅及夫唐王水次註序云世本批音繆篇目重疊前後不備文義懸隔施行不易坡會亦難歲月既淹習以成弊或一篇重出而別立一名或兩論併合而都為一目或問答未已而別樹篇題或脫簡不書而云世缺重合經而冠鍼服併方宜而為放篇隔虛實而為逆從合經絡而為要論節皮部而為經絡退至道以先針如此之流不可勝數又曰其中簡脫文義斷不相接者搜求經有所放遷移以補其處篇目墜缺指事不明者詳其意趣加字以昭其義篇論吞併義不相涉缺漏名目者區分事

類別目以冠篇首君臣請問義理乖失者考校尊卑增益以光其意錯簡碎文前後重疊者詳其旨趣刪去繁雜以存其要辭理秘密難粗論述者別撰立珠以陳其道凡所加字皆朱盡其文使今古必分字不雜糅然則豈但僕之言哉設若後人或恕王水林億之輩言舊有訛謬者弗去其註而惟攻其經則未必易知而過其意也然而王水之註善則善矣以其仁人之心而未備聖賢之意故其註或有失者也由是校正改誤者往往證當王水之所失其間不見其失而不以改證者不為少矣雖稱校正改誤而或自失者亦多矣王水之註惟說運氣處最為詳盡其他則未免晦戾經旨者得非運氣乃其所論好而獨留心歟校正之說亦其是桃快皮膜而嗚呼不惟註未盡善而王水遷移加減之經亦有臆說而不合占聖之意者也雖言凡所加字皆朱書其大既傳於後即世文皆為墨字也凡所改易之間或不中其理者使智哲以理推之終莫得其真意豈知未達真理而不識其偽所致也近世所傳之書若此說者多矣然而非其正理而求其真意者未之有也但畧相肖而已雖今之經與註皆有舛訛比之舊者則亦易為學矣若非全元起本及王水次註則林億之輩未必知若是焉此至公無後之知者多因之也今非先賢之說者僕且無能知之蓋因諸舊說而方入其門駁駁既久而粗見得失然諸舊失而今有得者非謂僕之明也因諸舊說之所得者以意類推而得其真理自見其偽亦皆古先聖賢之道也僕豈生而知之者哉夫別醫之得失者但以類推運氣造化之理而明可知矣觀夫世傳運氣之書多矣蓋舉大綱乃學之門戶皆歌頌鈴圖而已終未備其體用及互有得失而感人志者也况非其人百未得於經之一二而妄撰運氣之書傳於世者是以於己惑人而莫能彰驗致使學人不知其美俾聖經妙典日遠日豫而習之者鮮矣悲夫世俗或以謂運氣無徵而為感人之妄說者或但言運氣為大道之機若非生而知之則莫能學之者由是學者寡而知者鮮設有攻其本經而後有註說雕寫之誤也况乎造化玄奧之理未有比物立象以詳說者也僕雖不敏以其志慕茲道而究之以久略得其意惜乎天下尚有未若僕之知者據乎所見而輒伸短識本乎三墳之聖經兼以眾賢之妙論編集運氣要

妙之說十萬餘言九篇三部勒成一部。命曰內經運氣要旨論備見聖賢經之用矣。然妙則妙矣。以
其妙道乃為對病臨時處方之法。猶恐後學未精貫者或難施用。復宗仲景之書。卒參聖賢之說。推
夫運氣造化自然之理。以集傷寒雜病脉證方論之文。一部三卷十萬餘言。目曰醫方精要。宣明論
凡有世說之誤者。詳以此證明之。庶令學者真偽自分。而易為得用。且運氣者得於道同。蓋明大道
之一也。觀夫醫者。唯以別陰陽虛實。最為樞要。識病之法。以其病氣歸于五運六氣之化。明可見矣。
謹率經之所言。二百餘字。兼以語辭二百七十七言。緒歸五運六氣而已。大凡明病陰陽虛實。無越
此法。雖已並載前之二帙。復慮世俗多出妄說。有違古聖之意。今特舉二百七十七字。獨為二本。名
曰素問玄機原病式。守真平生精力所寓。皆在原病式一書中。其他諸書遠不可及。意其亦猶朱子四書集註改至屬編而後已歟。遂以比物立象。詳論天
地運氣造化自然之理。註二萬餘言。仍以改證世俗謬說。雖不備舉其誤。其意足可明矣。雖未備論
諸疾。以此推之。則識病六氣陰陽虛實。幾於備矣。蓋求運氣言象之意。而得其自然神妙之情理。易
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
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老子曰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
知彌少。蓋由規矩而取方員也。夫運氣之道者。猶諸此也。嗟夫。僕勉述其文者。非但欲以美於己。而
非於人。矜於名。而苟於利也。但貴學者。易為曉悟。而行無枉錯耳。如通舉內經運氣要旨論。及醫方
精要。宣明論者。欲令習者。求其備也。其間或未臻其理者。幸冀將來君子。以改正焉。但欲同以宣揚
古聖之妙道。而普救後人之生命爾。

魏河間劉守真撰集
南州劉時平註釋
金谿吳一杰校正

重訂
吳繼宗
起祥
刊行

五運主病

諸風掉眩皆屬肝木。

掉搖也。眩昏亂旋運也。風主動故也。所謂風氣甚而頭目眩運者。由風木旺必是金衰不能制木。而木復生火。風火皆屬陽。多為兼化陽主乎動兩動相搏則為之旋轉。故火本動也。燭得風則自然旋轉。如春分至小滿為二之氣。乃君火之位。自大寒至春分七十三日為初之氣。乃風木之位。故春分之後。風火相搏。則多起飄風。俗謂之旋風是也。四時皆有之。由五運六氣千變萬化衝繫擊揮。推之無窮。安得失時而便謂之無也。但有微甚而已。人或乘車躍馬。登舟環舞而眩運者。其動不正。而左右紓曲。故經曰曲直動搖風之用也。眩運而嘔吐者。風熱甚故也。飄必搖切詩云匪風飄兮。五運有大有小。六氣有主有客。大運統治一年。小運各治七十三日。主氣斷然斷然可憑。不中不遠。其人受客氣。經雖有言。難于作用。守真所以獨取小運主氣而不及大運客氣者。誠有見乎此也。大氣運要旨一書。乃守真存而不廢之意耳。讀者能知守真。獨取小運。便識千百樣亦得錯不錯。客氣之不足。取以故程子曰。素問氣運處。絕淺近如二十四氣改換名目。未說就果不錯。亦用不得。

諸痛痒瘡瘍皆屬心火。

人近火氣者微熱。則痒。熱甚則痛。附近則灼而為瘡。皆火之用也。或痒痛如針輕刺者。或作及字一本。猶飛迸火星灼之然也。痒者美疾也。故火旺於夏。而萬物蕃榮美也。炎之以火。瀆之以湯。而痒

轉甚者微熱之所使也。因而痒去者，執令皮膚縱緩，腠理開通，陽氣得泄，熱散而去故也。或夏熱皮膚痒而以冷水沃之不去者，寒能收斂，腠理閉密，陽氣鬱結不能散越。鬱與通相反，鬱者治病要達此兩字矣。拂熱內作故也。痒得爬而解者，爬為火化，微則亦能令痒甚，則痒去者，爬令皮膚半棘而屬金化，半能散故金化見，則火力分而解矣。或云痛為實，痒為虛者，非謂虛為寒也，正謂熱之微甚也。或疑瘡瘍皆屬火而反腐出膿水者何也？猶穀肉菓菜熟極則腐爛而潰為汙水也。清而腐爛者，水之化也。所謂五行之理，過極則勝己者，反來制之，故火過熱極則反兼於水化，又如鹽能固物，令不腐爛者，鹹水化制其火熱，使不腐爛故得久固也。萬物皆然。

詳濶腫淺皆屬脾主

地之體也。土濕極甚，則痞塞腫滿，物濕亦然。故長夏屬土，則庶物隆盛也。長上聲，長夏謂六月也。

為長平聲非也

諸氣膿鬱病癰皆屬肺金勝扶

臍謂臍滿也。鬱謂奔迫也。痿謂手足痿弱無力以運動也。大抵肺主氣。氣為陽。陽主輕清而升。故肺居上部。病則其氣臍滿。奔迫不能上升。至於手足痿弱。不能收持。由肺金本燥。燥之為病。血液
衰少。不能榮養百骸。故也。經曰。手指得血而能攝。掌得血而能握。足得血而能步。故秋金旺。則霧
氣蒙鬱。而草木萎落。病之象也。姜猶痿也。

諸寒收引皆屬腎水

收斂引急寒之用也。故冬寒則拘縮矣。

風類

諸暴強直支痛癓戾裏急筋縮皆屬於風厥陰風木乃肝膽之氣也

暴卒暴也。強害也。強勁有力而不柔和也。直筋勁強也。支痛支持也。堅固支持筋繩不柔而痛也。縷疾縷縮也。戾乖戾也。謂筋縮裏急乖戾失常而病也。然燥金主於緊，欬短縮勁切。風木為病反見燥金之化。由亢則害。承乃制也。况風能勝濕而為燥也。風病勢甚而成筋緩故燥之甚也。故諸風甚者皆兼於燥。亢則害承乃制。○書骨子比物立象。守真化處。亢則害承乃制。亢者過極承之之類是也。制者剋勝之也。五行之理常更相平。五行各安其分而不害物。則所不勝者雖交相隨然不過防之而已。一或亢而為害。則隨之者即起而剋勝之故曰。亢則害承乃制。或以亢則害承為句非也。

熱類

諸病喘嘔吐酸。暴注下迫轉筋。小便渾濁。腹脹大鼓之如鼓癰疽瘍。瘻腐氣結核。吐下霍亂。督鬱腫脹。鼻塞鼽衄。血溢血淋。洩閑身。熱惡寒戰。慄驚惑懼。笑譫妄衄。衄血汗。皆屬於熱少陰君火。乃真心小腸之氣也。

喘火氣甚為夏熱衰為冬寒。故病寒則氣衰而息微。病熱則氣甚而息篋。又寒水為陰。主乎遲緩。熱火為陽。主乎急數。故寒則息遲。氣微。熱則息數。氣篋而為喘也。○端屬熱無寒斯固然矣。然氣短不能接續而息數者此則似喘而非喘也。慎不可。

一概用治

嘔胃膈熱甚則為嘔火氣炎上之象也

吐酸酸者肝木之味也。由火盛制金不能平木。則肝木自甚。故為酸。如飲食熱則易於酸矣。但或言吐酸為寒者誤也。又如酒之味苦而性熱。能養心火。故飲之則令人色赤氣粗。脈洪大而數。語澀譫妄。歌唱悲喜怒如狂。冒昧健忘。煩渴嘔吐皆熱症也。其吐火酸為熱明矣。况執則五味皆厚。經曰在地為化。生五味皆屬土也。然土旺勝水。不能制火。則火化自甚。故五味熱食。則味皆厚。也是以肝熱則口酸。心熱則口苦。脾熱則口甘。肺熱則口辛。腎熱則口鹹。或口淡者胃熱也。胃屬土。土為萬物之母。故胃為一身之本。淡為五味之本。然則吐酸豈為寒者歟。所以妄言為寒者。但謂多傷生硬。

粘滑或傷冷物而喜噫醋吞酸。故俗醫主於溫和脾胃。豈知經言人之傷於寒也。則為病熱。蓋寒傷皮毛。則腠理閉密。陽氣怫鬱。不能通暢。則為熱也。故傷寒身表熱者。熱在表也。宜以麻黃湯類甘辛熱藥發散。以使腠理開通。汗洩熱退而愈也。凡內傷冷物者。或即陰序陽。而為病寒者。或寒熱相擊。而致腸胃陽氣怫鬱而為熱者。亦有內傷冷物而反病熱。得大汗熱洩。身涼而愈也。或微而不為他病。止為中酸。或謂中字去聲非也。俗謂之醋心是也。法宜溫藥散之。亦猶解表之義。以使腸胃結滯開通。拂熱散而和也。若久喜酸不已。則不宜溫之。宜以寒藥下之。後以涼藥調之。結散熱去。則氣和也。所以中酸不宜食粘滑油膩者。是謂能令陽氣壅塞鬱結不通暢也。如飲食在器覆蓋熟而自酸矣。宜食糲食蔬菜。能令氣之通利也。

暴注卒暴注洩也。腸胃熱甚而傳化失常。火性速故如是也。

下迫後重裏急窘迫急痛也火性急速而能燥物故也

轉筋經云轉反戾也。熱氣燥爍於筋則攣癢而痛。火主燔灼燥動故也。或以為寒客於筋者誤也。蓋寒雖主於收引，然止為厥逆，禁固屈伸不便，安得為轉筋也？所謂轉者動也。陽動陰靜，熱證明矣。夫轉筋者多因熱甚，霍亂吐瀉所致。以脾胃土衰，則肝木自甚，而熱燥於筋故轉筋也。大發渴則為熱，凡霍亂轉筋而不渴者未之有也。或不因吐瀉，但外冒於寒，而腠理閉密，陽氣鬱結，怫熱內作，熱燥於筋則轉筋也。故謂轉筋以湯潰之，而使腠理開洩，陽氣散則愈也。因湯潰而愈，俗反疑為寒者誤也。

陳無煙云轉筋者以陽明養宗筋屬胃與大腸今暴吐下津液頓亡外感四氣內傷七情飲食甜相搏故轉筋掌急甚者偏體大溪搏筋此貴陰陽之氣反戾風寒乘之筋失人氣所榮而為掌急縮痛也今河間轉筋皆屬火丹溪又入血熱二公之論轉筋非因之筋失人氣所榮者不因之掌急縮痛筋者誠如二公之言亦有榮血中素有大熱虛筋失所養則轉而急痛者不能舒也若夫霍亂而轉筋則陳氏劉氏轉筋亦為之轉霍亂而轉筋則筋亦為之轉

小便渾濁天氣熱則水渾濁寒則清潔水體清而火體濁故也又如清水為湯則自渾濁也

腹脹大鼓之如鼓氣為陽陽為熱氣甚則如是也

癰淺而大也經曰熱勝血則為癰膿也

疽深而惡也

瘍有頭小瘡也

瘻浮小癰瘍也

瘤氣赤瘤丹熛熱勝氣也火之色也

結核火氣熱甚則鬱結堅硬如棗中核也不必潰發但令熱氣散則自消矣

吐下霍亂三焦為水穀傳化之道路熱氣甚則傳化失常而吐瀉霍亂火性燥動故也或云熱無吐瀉止是停寒者誤也大法吐瀉煩渴為熱不渴為寒或熱吐瀉始得之亦有不渴者若不止則亡液而後必渴或寒本不渴若亡津液過多則亦燥而渴也但寒者脈當沉細而遲熱者脈當實大而數或損氣亡液過極則脈亦不能實數而反遲緩雖爾亦為熱矣又曰瀉白為寒青黃紅赤黑皆為熱也蓋瀉白者肺之色也由寒水甚而制火不能平金則金肺自其故色白也如濁水凝水則自然清瑩而明白利色青者肝木之色也由火甚制金不能平不則肝木自甚故色清也或言利色青為寒者誤也

文云或言下痢白為寒誤也又云下痢赤白俗言寒熱相兼其說尤誤又云下近寒痛後重裏急小便赤澀皆屬燥熱而下痢白者必多有之然則為熱明矣總此則病之赤白皆是熱症此乃云辨病色以明寒熱又曰瀉白小便清白不澀為寒赤澀為熱熱是則以又病有寒熱之分而與下文所言相悖矣何耶

仲景云少陰病下利清水色純清者熱在裏也大承氣湯下之及夫小兒熱甚急驚利色多青為熱明矣利色黃者由火甚則水必衰而脾土自旺故色黃也利色紅為熱者心火之色也或赤者熱深甚也至若利色黑亦言為熱者由火熱過極則反兼水化制之故色黑也如傷寒陽明病

熱極則日晡潮熱甚則不識人。循衣摸床獨語如見鬼狀。法當大承氣湯下之。大便不黑者易治。黑者難治。諸痢同法。然辨痢色以明寒熱者更當審其飲食藥物之色。如小兒病熱吐痢霍亂其乳及未消化而痢尚白者不可便言為寒。當以脈症別之。大法瀉痢小便清白不澀為寒。赤澀為熱。又完穀不化而色不變吐痢腥膩澄澈清冷。小便清白不澀身涼不渴脈遲細而微者寒症也。穀雖不化而色變非白煩渴小便赤黃而或澀少者熱症也。凡穀消化者無問色及他症便為熱也。寒洩而穀消化者未之有也。由寒則不能消化穀也。或火性疾速而熱甚則傳化失常。穀不能化而飧洩者亦有之矣。仲景曰邪熱不殺穀。然熱得於濕則飧泄也。殺即消化之義。蓋熱不殺穀陽氣可以待夫物之從容漸化也。近有批點傷寒論者乃除去不字可謂謬矣。何不觀仲景又言病人脉數數為客熱不能消穀乎。

或言下痢白為寒者誤也。若果為寒則不能消化。何由反化為膿也。所謂下痢穀反為膿血。如世之穀肉菜羹濕熱甚則自然腐爛潰發化為活水。故食於腹中感人濕熱邪氣則自然潰發化為膿血也。其熱為赤。熱屬心火故也。其熱為黃。濕屬脾土故也。燥鬱為白。屬金肺也。經曰諸氣膾鬱皆屬於肺。謂燥金之化也。王冰註曰膾鬱謂奔迫氣之為用。金氣用之然諸瀉痢皆兼於濕。今反言氣燥者。謂濕熱甚于腸胃之內。而腸胃怫熱鬱結而又濕主否以致氣液不得宣通。因以成腸胃之燥使煩渴不止也。假如下痢赤白。俗言寒熱相兼其說尤誤。豈知水火陰陽寒熱者猶權衡也。一高則必一下。一盛則必一衰。豈必寒熱俱於腸胃而同為痢乎。辨難攻鑿之言如此。痛如火故為血癧。也在肌肉屬脾土故作黃膿在筋部屬肝木故其膿色帶黃。深至骨屬腎水故紫黑血出也。各隨五藏之部而見五色是謂標也。本則一出於熱。但分淺深而已。大法下迫君痛後重裏急。小便赤澀皆屬燥熱而下痢白者必多有之。然則為熱明矣。或曰白痢既為熱病何故服辛熱之藥亦有愈者耶。蓋辛熱之藥能開發腸胃鬱結使氣液宣通流濕潤燥氣和而已。然病微

者可愈。甚者鬱結不開，其病轉加而死矣。凡治熱甚，吐瀉亦然。夫治諸痢者，莫若以辛苦寒藥治之。或微加半熱佐之，則可。蓋半熱能發散，開通鬱結，苦能燥濕，寒能燥熱，使氣宣平而已。如錢氏香連丸之類是也。故治諸痢者，黃連、黃柏為君。以其至苦，大寒正主濕熱之病。乃若世傳半熱金石毒藥，治諸吐瀉下痢，或有愈者，以其善開鬱結故也。然雖亦有驗者，或不中効，反更加害。凡用大毒之劑，非是毒藥不能取效。不得已而用之可也。幸有善藥，雖不能取效，但有益而無損者，何必用大毒之藥而謾勞嶺嶮也？經曰：審小與其大，審善與其毒。此之謂也。幸有善藥，不能取效，但有毒之藥而謾勞嶺嶮也。此幾句造語頗晦，晚日不能取效，則是無益矣。却入日有「益無損」，其意似乎冤反未免。使人有疑，讀書者但以效字作速效之意看，則方與下文不礙。小與其大，善與其毒。泥局方者，大謂力大，謂性毒小，與善與言，不過濟也。觀乎此，則守真用藥，未嘗不細。乃謂其好用攻擊，可謂輕論。言輕用大毒而安寧，可小與善與也。至如帶下之理，猶諸痢也。但分經絡與標之殊病之本氣，則一舉世皆言白帶下為寒者，誤矣。所謂帶下者，任脈之病也。經曰：任脉者，起于中極之下，以上毛際循腹裏上關元，至咽喉上頤循面入目絡舌。任脉自胞上過帶脉貫臍而上，然其病所發，正在過帶脈之分，而淋瀝以下，故曰帶下也。赤白下痢，義同而無寒者也。任脉甲乙經難經皆云：至咽喉而已，無上頤循面入目六字。惟素問有之六字之有，有所本據。大法頭目昏眩口苦，舌乾咽嗌不利，小便赤澀，大便祕滯，脉實而數者，皆熱也。凡帶下者，亦多有之。果為病寒，豈能若此？經曰：亢則害，承乃制。謂亢過極，反乘勝已之化，制其甚也。如以火煉金，熱極則反為水。又如六月熱極，則物反出液而濕潤，林木流津。火煉金而為水，金之體是河銘化者故也。他物則不能當然。六月極熱而物出液者，雖是大化，見上旺，濕化亦未嘗不在乎其間。故肝熱甚，則出汗；脾熱甚，則出涕；腎熱甚，則出唾。亦猶煎湯熱甚，則沸溢及熱氣薰蒸于物，而生津者也。故下部任脉濕熱甚者，熱症新起，以至于死，終無所悟。曷若以辛苦寒藥按法治之，使微者，皆得鬱結開通，濕服大